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我饿啊！我饿得睡不着。 饿也不能吃。给你吊的针就是补充营养的，饿不死的。 我喝点牛奶行吗？ 不行！医者仁心，医生自然是为了患者早点康复。 我刚入院时和她一样，三天不准吃任何东西，但我没有感到饿。我说，忍忍吧，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 她老老实实地躺下。一会儿便传来她均匀的呼吸声。 我们这个6人间的普通病房，隔两三天有人出院又有人住进来。一天中午，一位老人家拄着一根拐杖来了。护士主动与他招呼：爷爷你又来了？看来他与护士很熟。护士告诉我，老人家九十一岁了，只要有点不舒服就到医院来，这次来是脚肿了。 午饭时，老人家买了一份饭菜八块钱，吃了一半，另一半放到阳台上他的专属柜里留着晚上吃。柜子没有享受到空调，我们估计下午会馊，但老人家却说不会馊，能吃。第二天，他再留饭时，我偷偷给他丢了。晚上我告诉他被我吃了，我重新给你买一份。老人说，我有钱，自己买。

我问，怎么没有年轻人陪你来。他说，不要陪，我自己能动。后来聊天得知，他有七个女儿都已成家，有三个女儿是老师。自己是退休老师，城里有两栋房。平时他一个人生活在他的房子里，小女儿中午打电话才晓得父亲住院了。这天晚上，小女儿带着外孙来看他。老人随身带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每天花了多少钱，每次测血压血糖的得数与时间，都一笔笔记着。老人晚上八点开始睡觉。从他微弱的鼾声中，能感知得到他的睡眠质量很好。可能是吃了利尿药吧，这一晚上老人上了无数次厕所，每次他都小心翼翼，用手撑着墙壁一步步移到厕所，没有使用拐杖。生怕拐杖着地声影响我们睡觉。三天后老人出院，没有喊家人来接，说打的就可到家门口。



## 住院小记

江月卫

我住院了，五十多年来不住则已，一住就连续住了三次。 每天清晨，喊醒我的总是穿淡红色衣服的实习女孩护士：六床，测血糖……六床，量血压……在这里我没有名字，六床是我的名字。

是医院里的救护车把我拉到医院的。要我妻子守在我的病床边，不能离开也不能睡觉，并递给她一张巴掌大的纸条，上面写着：病危通知书。医生说我只剩下四克多血了，再晚去一个晚上就没有命了。我这才惊奇地发现，死亡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事，随时就会到来。

后来，每天喊我起床的是邻床的大哥。看不出他六十五岁的年龄，身高一米八几，喜欢穿一套红色的篮球服，背上印有个9字。说到打球他滔滔不绝，这么爱好运动的人也生病？从没有看到他家人来探望。从他与我共同熟悉的朋友口中得知，三十几岁时，他的儿子和他舅佬的儿子下河洗澡惨遭不幸，后来舅佬生了个女儿，他两口子却一直没有怀上。经常来找邻床大哥玩的是隔壁肿瘤科的瘦高个子，他们是球友，四十五岁患肺癌，做了肺部切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另一个部位，这次是来化疗。我听着就心痛。他却哈哈一笑：活一天算一天，我还留有二十万元。我给老婆讲，哪怕我现在就死，这二十万元也不能动，一定要留给儿子上大学，我这辈子就是吃了读书少的亏。

一来二去，瘦高个子和我也熟了，喜欢和我聊天。总是讲与球有关的话题：你这个子适合打中锋。

我困得不行，还得回答他：我不会打篮球，村小没有篮球，四年级到片区小学有一个篮球却没有篮球架。

直到有医生护士来了他才走。一会儿他又会来。

一天没有看到邻床大哥，护士来问了几次都不晓得，打电话也不接。到了晚上他才来。他说老婆住院了，一天都在给老婆跑入院手续和送老婆做检查，才搞完。第二天他要求出院。医生遵从了他的选择，告诉他糖尿病一定要注意饮食，他不停地点头应允。

邻床大哥刚走就住进了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晚上吐了几口血来医院检查，医生要她不能走动，马上住院观察治疗，她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和拿东西。做胃镜检查需要亲属签字。她说，女儿在外地工作，喊前夫来签字行吗？

没有法律效力，不行！医生冰冷地答道。她马上打通了在长沙工作的女儿的电话，女儿说还要处理一些事情，最快也要三天后才能赶到。中年妇女每天都认真核对账单，每当看到账单上的数字就情绪激动：一天就花费两千多啊！

我说，你是有报销的怕什么？ 她说，下岗后交的就是普通的居民医保，报不了多少。闲聊中得知，她夫妻俩下岗后开了家小超市，想多赚钱，又开了家餐馆，亏了二十多万元，老公还和餐馆里的服务员好上了。最后，不仅背了债还丢了老公。

那天深夜，中年妇女喊饿，要我帮忙给她买点吃的。因为他手上吊着一个小型打印机样的监测仪，行动不便。我到医院门口的小卖部给她买了一盒饼干和两瓶八宝粥。她刚打开一瓶八宝粥正准备吃，医生来了：谁允许你吃东西了？水都不能喝还能吃八宝粥！

摇曳。 下面矮房子里的锅炉准时响了起来，轰轰隆隆的，屋顶生锈的铁皮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又到了食堂最忙碌的时刻，等到锅炉的响声变小，会有包子、馒头、面条的香味飘到亭子里来，孩子们拿着饭盒一脸欢喜地往那里赶。

有人经过操场，向亭子走来，是学校的老师，有熟悉的面孔，更多的是似曾相识和完全陌生。有段时间，来了个小伙子，陌生的脸，猜测是新来的老师。他头发微卷，一脸青涩，穿着牛仔服，拿着把擦得透亮的萨克斯。第一次来的时候，特意走到亭子边来，很有礼貌地问我在这吹会不会影响我看书，我用摇头作了回答。他随即转身，向那条铺着彩色卵石的小路走去，尽量离我远一点，站在一丛芭蕉旁边开始吹奏。

有时候，读书累了，我把书倒在腿上，环抱双手，头靠着柱子，闭目凝听。声音起初不大，让人想到风起于青萍之末，随后越来越开阔，像一个人穿过峡谷抵达了无涯的空旷。轮番变换的曲子我都不熟悉，旋律像草原上的河流南来北转东去西回，恍惚之间听到了星光下的荒原，凉雾在山头辗转，一条落叶小路义无反顾地扯向远方，还有一场雨水，在半夜里淅淅沥沥。我感到逼人而来的青春的忧郁，像当年乡下的深夜，我站在寥落的星光下遥望远山和更远的山的时候，那种忧伤和迷

茫。对这苍苍凉凉的声音，我有本能的抗拒，又忍不住想多听一会。

睁开眼，小伙子还在吹，他微闭着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演奏中。我不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也从未产生过认识他的冲动，熟识之后再听他的演奏，可能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我愿意这般远远地看着，远远地听着陌生的年轻人演奏，像烟雨色的黄昏，独自在湖心的小船上听不知哪里飘来的渔歌。

我收回思绪，拿起书继续读。太阳从天马山那边升起，漫过安静的浏阳河，对面的屋顶、街道、围墙，落到亭子里，照亮了书上的词语。亭子顶上的雾霏然离去，没和我打一声招呼，石榴叶子变成了黄色，水汽在上面若无其事地飘散。食堂门口，挤满了排队打饭的孩子，有几个孩子用小勺子叮叮当当地敲着饭盒，表达着等待的悠闲和无聊。

我站起来，伸一个懒腰，出了亭子，沿着水泥路向下走去，把早晨一步步甩在身后。

我在那座亭子里，看着石榴抽芽、长叶、开花，等到花谢过，结出手指大的果实，就不再去，太阳很早就晒到了那里，热得人受不了，我便转移了阵地。学校的门卫并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任由我来去，不用我登记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码，有时我从那里出去时，还对着我温和地笑，目送我离开。

日子辗转，风雪来来去去，当年安坐的亭子已深埋于泥土，隐于时间的背后。取代它的樟树，枝枝叶叶间藏着尘世的秘密。

山水写生 吴志立 画



楼下的草坪被分叉的小路割成几块，夜晚，我偶尔坐在草坪中的小石桌旁抽烟，草香从我脚上升起，被调皮的晚风吹散。

不远处的栅栏边有一棵樟树，碗口粗的樟树已在这片青草之上经历了三年的风雨，目前进入了灿烂的青春期，它并不知道，在它到来之前，那里是一个亭子。朱红的柱子撑起黛色的瓦顶，檐枋上有轻描淡写的山水，山水上的云朵正在冒着轻烟。旁边那棵石榴，用婆婆的枝叶打量着一条水泥路，那条从树荫里脱身而出的路攀上缓坡，顺势一绕，把一座长着灌木的小山揽在怀里。

没有人知道春风是如何把石榴的叶子从枝条上拽出来的，最先看到它时芽条正在展开，细细一片，羞涩的皱褶上点着露水，绿得让人嫉妒。那是早晨，太阳还没升起，朦胧正在周围浸漫，我已捧着书坐在了亭子里。围墙外面的街道，从东到西呈现出漫长的空旷，这种暂时的空旷，如同刚刚收割的土地，下一刻便有新芽从中咕噜咕噜地冒出来。毛茸茸的天空，浮着藕断丝连的云彩，薄雾悬在亭子的宝顶上面，它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一时半刻没有离去的意思。这样的南方的早晨，用散漫的叙述，表达着潮湿和安静的主题。

我背靠一根柱子，双脚搭在围栏上，尽量把肢体放松，让每一个部位获得充分的自由，正好跟书上的调子相吻合。那时迷恋明清小品，把早晨的时间都交给了孤山断桥月白风清。读完一页翻过去，唰啦一声，像翻过一页晨曦，每一个句子都应和着周围的恬静，感觉衫袖上落满了烟霞。不知什么时候，小山过去的四层楼上传来了铃声，孩子们陆续冒出来，穿着蓝色的校服，在操场上横成排竖成列地站着。广播声响起，惊飞树上的几只鸟后，伸手、弯腰、踢腿、扭头，我听到肢体和空气摩擦的声音。解散的时候，他们也没怎么说话，挨挨挤挤往教室走。新的一天又来了，大概在想早餐有什么好吃的，作业得赶紧补上，又得考试了，心里像揣着一只不安分的小兽。孩子的世界跟成人的世界一样，充斥着欢乐和担忧。

最后一个孩子消失在楼群里，操场回到过去，一片荒芜，刚刚惊飞的鸟飞了回来，在上面跳跃、走动、发呆，享受这片巨大的空旷。教室里传来读书声，在零乱与荒杂之间，我还是听出了小女孩在读关于春天的课文，稚嫩的声音里，流水穿过旷野，染绿了草芽，柳条被水声打湿了眉眼，在一剪春风里

## 时间背后的亭子

晓寒



## 爱与希望

陈志



早春时节，二分厂冲床的机油与铁锈味刺鼻，我蹲在地上，用粉笔在粗糙水泥地面勾勒洛伦兹曲线。

这时，王师傅的声音传来：“小陈！你家阿敏在红榜下都快把裤脚磨破啦！”

货运月台边，野蔷薇见证着我和阿敏的爱情。

那个暴雨夜，我紧张地向阿敏求婚，用《居里夫人传》顶在头上。闪电划过，阿敏抱着暖水瓶，眼中光芒比镭还耀眼，她说：“咱们搭的书屋，以后要生个小居里呢。”

婚宴上，松木书架载着两百本书，成了阿敏的嫁妆。结婚证夹在《暴风骤雨》里，阿敏鬓角的红绒花落在书架上，宣告新生活开始。

如今摩挲书脊，1985年的春寒仍在指尖。翻开《精神分析引论》，小熊维尼糖纸上“Love always wins”(爱总是会赢)的字迹愈发清晰。广玉兰年复一年花开花落，那个在暴雨中护书狂奔的青年，永远定格在泥泞路上，湘江在旁呜咽，吟唱着青春与梦想。

婚房狭小闷热，铁皮风扇嗡嗡作响。阿敏伏案的身影被昏黄灯光投在《普通心理学》上，仿佛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女儿啼哭时，书页的哗哗声成了最有效的摇篮曲。

阿敏躺在产房走廊，身旁放着《发展心理学》，书页里还夹着几块红糖纸。保温箱里的女儿像本珍贵的“活体文献”，阿敏挂着吊瓶还在校对论文。月光下，“知微”取自《文心雕龙》，便成了女儿的名字。

我参加考研的前夜，锅炉房蒸汽弥漫，蜂窝煤煨着参汤。阿敏呵着冻红的手，蒸汽将“霍桑实验”的注解润成淡蓝薄雾。昏黄灯光下，她的眼睛亮得如同淬火的钢珠。

百年一遇的暴雨冲垮厂墙，阿敏在污水中高举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捞起泡胀的《冲压工艺学》笔记，褪色的公式与曲线在水面纠缠，依然充满生命力。

绿皮火车启动，知微撕下书本扉页，飘成纸飞机。后来阿敏信中说，七片碎纸被女儿粘成“爸爸”，那是她人生第一个“咒语”。我每周三守在收发室，盼着带着湘江水腥气的信封。

1992年秋，阿敏的信上爬满歪扭字迹，病痛折磨着她，透析针在她臂弯织出紫斑。最后一次团聚时，她用医用胶布修补了《婴幼儿心理学》，封底上留下残痕，像岁月的伤痕。阿敏弥留之际，氧气面罩水雾模糊了知微临摹的《兰亭序》，她留下遗言：“书都留着，以后给知微当嫁妆。”

如今翻开泛黄论文，页脚算式像不知疲倦的蚂蚁与学术术语厮杀。知微在都柏林实验室，灯光彻夜长明。1993年，银杏叶上“欲为诸佛龙象”的偈语，在曙光中羽化。

视频里，知微展示研发的AI系统，三十年前认知曲线在代码流中复活成银河。她说核心数据库是当年洪水中抢救的《儿童发展心理学》，那一刻，我似听见阿敏的笑声。

生日时，我收到泡胀笔记的快递，全息影像中阿敏穿着白大褂，笑着说：“咱们的实验室。”扫描红糖二维码，虚拟星空展开，她站在星云里校对数据，白大褂下摆似沾着湘江水。

那夜暴雨，知微越洋来电背诵《文心雕龙》，声音混着算珠声与雨滴声，宛如跨越时空的二重奏。

我的新作《家长可以不焦虑》滑落，1988年汇款单飘出，上面“给知微买《居里夫人》”的字迹虽褪色却清晰。旁边一行新鲜墨迹写着：“妈妈已收到，正在星辰间撰写续集。”清晨薄雾中，孩子们捧着修复的旧书奔跑。铁屑与药香编织的书衣裹住村庄，也裹住了我们一家跨越时空、永不磨灭的爱与希望。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FU QIANG

民主  
MIN ZHU

文明  
WEN MING

和谐  
HE XIE

自由  
ZI YOU

平等  
PING DENG

公正  
GONG ZHENG

法治  
FA ZHI

爱国  
AI GUO

敬业  
JING YE

诚信  
CHENG XIN

友善  
YOU SHAN